

攻

媿

集

二





攻 媿 集

(二十)

J
17.8

1.2014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六十八

書

上宰相書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爲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蔕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爲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勳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爲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秉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于

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爲機卽幾也。竊以爲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卽近于人爲。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續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爲奇爲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尙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爲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

矣。而某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寧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爲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爲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譽望。爲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豔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

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爲事。然如閣下之爲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闕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爲命。又皆困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願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願當路未有爲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爲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爲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爲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爲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孫
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爲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微福。而此亦豈微福之具哉。然愛君合體。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

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爲于時。天亦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馳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更蓄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強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煙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爲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翹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于此不爲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部流離兵火之餘。故

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書。藏弄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爲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傅。將不足爲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攜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推代趙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爲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爲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焉。天下不以我爲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

其尤才能者。擢賓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某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優爲之。在中爲鯁亮之臣。在外爲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爲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願爲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某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己。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爲寮于茲。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爲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爲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日之不敢爲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爲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爲可惜。然所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

代人

某閉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

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穉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爲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爲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爲比。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尙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遇爲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某爲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爲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榦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杙之

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爲棟梁而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梁之外。椳闌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橄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蕩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爲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宄。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安庸孱謬。獲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搥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橄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倔強不廷之國。如鳳皇麒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爲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

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項黃馘。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爲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逑。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嫺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旣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鵠有巢。正欲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敝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嫻姆訓。從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尙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爲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子某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尙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爲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人幼疎姆訓。未習組紉。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潭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其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嫻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誡。知鳳鳴之叶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願爲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況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蚤傳詩禮。尙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粗糲。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

應。尙何媒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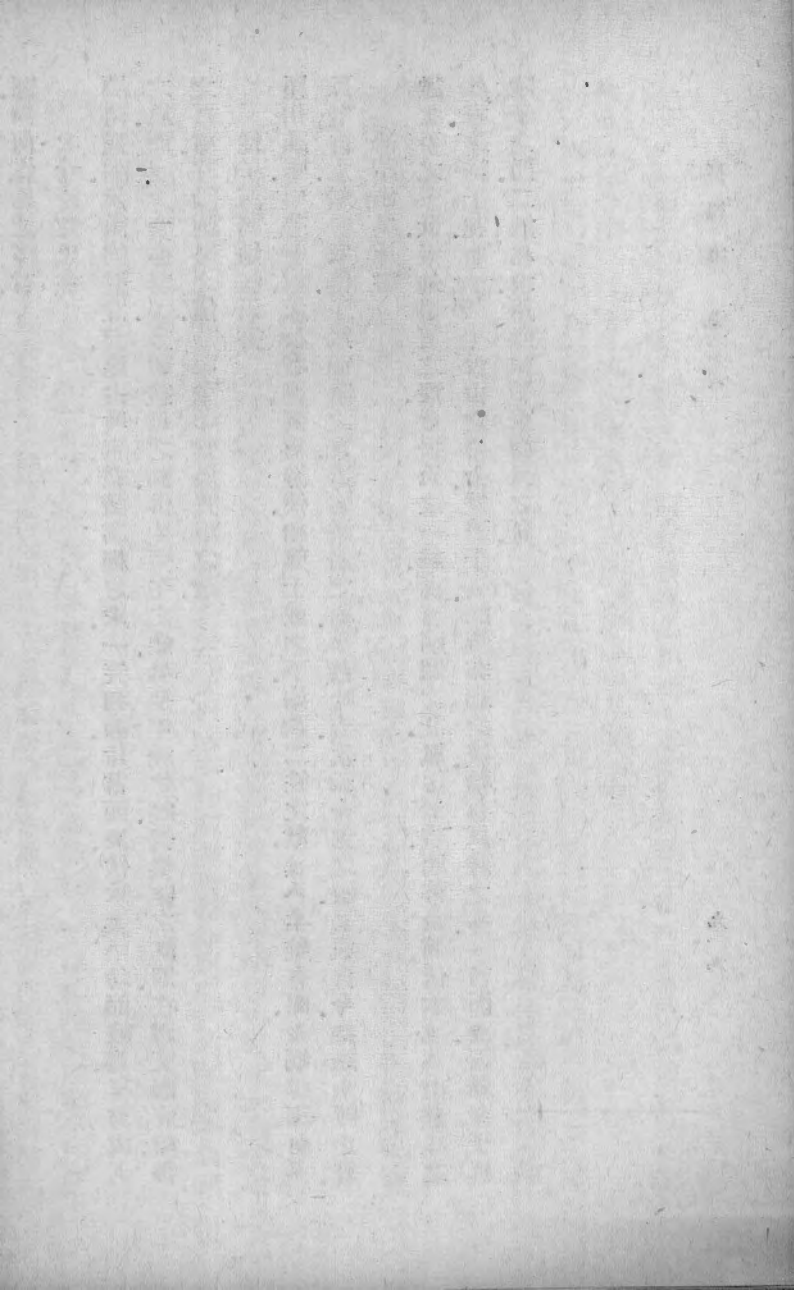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遇。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觀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穎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爲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嫻姆訓。而某孤榮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鄴水之外家。遂歸于我。而某男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徵福于東樓公之裔。



攻媿集卷六十九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熾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册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爲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褉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祐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卽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號中有天祐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廩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佞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歎。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爲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

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采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尙此。猶歎休茲。臣等旣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聘。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惕祗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尙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旣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尙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銜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

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旣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瘳。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旣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圖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連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連贊頌寶墨。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僧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敕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蠶文大小如一。末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暘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睭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

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絀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繫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剋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爲定制。眞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禠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錄。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攷之。其字曰籙。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爲籙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

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真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攷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弈弈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織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親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

再拜欽歎。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摹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于青牘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有

存者。茲焉恭觀。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人。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鍾義鑠。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

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尙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孺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栲。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玆擲之至。

百皆然。未幾。欽宗卽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嘗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瓘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褒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旣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爲吏部尙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旣傳于外。得爲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達識之。臣鑰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旣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今

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瑯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閱。故字孝伯。旣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爲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做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曠校中庸篇。高閱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達旣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猶歎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萬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請圖。丹書煥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成功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于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尙有取于斯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攻媿集卷七十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願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涪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臥古藤

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事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嘉遜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饑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槩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傳修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槩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插門。疏河建隆梁。以爲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爲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腳。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醜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更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
公文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旣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誥詰曲。磬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于此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鑰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

深。傳播叢林。又爲裴相國與黃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案〕憲一本訛獻。攷宋史趙挺之傳。謚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于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尙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爲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培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歎。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闕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芰。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祕寶之。館自遺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縷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潛山自撰墓誌

潛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

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尙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與祥符五年敕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駸駸。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鐔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

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鑰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鑰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爲伯順求先銘于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云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鑰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白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厯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志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邱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爲。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爲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爲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宜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

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眞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子人。以爲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端匾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猊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雕右

李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人。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澥與鏞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旣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旣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澥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齋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哀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尙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諛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

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眞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在韞川。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幣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鞮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諠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婿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

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爲圭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酒。後作者浸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卽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

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寶學。公以下護喪。間闕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于道。其爲人可知。鎗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仲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仲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爲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爲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嫩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嫩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薦于鄉。歷求裏糧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慙。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嫩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爲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旣登從班。典銓績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眞。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敝。賀版如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據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尙有考焉。

攻媿集卷七十一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蔽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尙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旣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迨事徹。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遠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纖悉見于此。曩尙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人。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邱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向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瑠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攷。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泊巖壑跋語。爲之醒然。且知姚之爲誤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標榜自其口出。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于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饒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竝。陳梁甫能書。甫恨通。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案〕舊本自張子竝以下六句間空七字。今據三國吳志趙遵傳末注文填補。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錄。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開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尙當興起。矧聲迹尙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洗。而曰浮。

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衰衰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拳拳錄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圖救牒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實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寢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

爐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蒼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尙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異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閻邱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蘄州史君。瀉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聲。安能污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嗜。有遺元珠之態。〔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銜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旣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爲之絕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嗜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謨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

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摅。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嘗憤于北狄。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旣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疑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卽疑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與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錦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考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眞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竝驅。睇盼相語。以爲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葦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輿寄高遠。尙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泮。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

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譎。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邱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啓。自以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爲與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蠅。子敬爲烏駁。特牛。高道與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遊戲至此。眞天人也。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發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君讓攝秦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攷其所自。竊攷此卷。前曰敕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旣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

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漢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燬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案）孝叔名述。神宗初為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疏論權數不足任云云。最為切直。宋史本傳失載。尙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為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天治。專取古之美女。以為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攷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册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徧考。亦無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蔣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聳。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于史者如沈嶽。沈瑄。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敘其可見者。以

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尙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績爲倅。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旣假而錄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考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旣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逾瞻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私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爲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爲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爲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旣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考者。

者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爲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爲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勝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鎗石具。裝明光甲冑。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旣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擊吾背也。已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敵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三喟。子孫多壯士。尙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于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尙存。若剝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爲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爲真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攜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爲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溉手錄之。斬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于治所大書。鏤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溉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爲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爲可傳也。

攻媿集卷七十二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摭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其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

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慮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爲鍾無傳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鱸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卻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蕤叔仲會容蒧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旣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旣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次功所編蜀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都震恐昶怒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鬱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

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鑰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間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慙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爲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兖州。望爲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兖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爲屬。教授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旣至兖。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閤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卽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兖州一段。舊得于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響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兵燬。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鷓字三絕。漪漣齋一首。皆不見于集。

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爲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于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濟之爲伴。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旣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

忘。素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尙何他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尙書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尙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爲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號國夫人曉妝圖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號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峽詩卷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峩。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爲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爲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爲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爲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尙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宜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殆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懋。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懋去。懋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

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慙。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尙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旣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壁。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茲爲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闕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爲余鄉邑三年。且去矣。廡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蘄廉。直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和州諱諒友。繁昌諱羣。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頔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

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錐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鍼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于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纔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案)此句似有脫誤字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爲之耶。抑高真蒼粹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爲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溥細書臨摹于後。尙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哀古今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爲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爲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

誤亦間有勝于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尙書知亳州。以年譜攷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卽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說。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觀。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眞之學宮。眞桐陰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儀眞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爲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爲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遽于易元。(案)元謂揚雄所作者。宋時避廟諱改書。今仍之。後同。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卽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

說。因略爲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豐陽郡博士張子宓。虛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撰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滄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溫公之筆學。潛虛爲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而爲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爲出于己。而沒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士分王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爲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伋。其兄漢章倬。爲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寔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鑰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

深之實。而惜其不小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飯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爲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彥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可寶。又足以攷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爲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爲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麀一。而猿亦有二。麀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爲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麀亦鹿也。龍眠爲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爲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樸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含章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謹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吳僧若達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